

第9章

地理差異與身體實踐

從地理差異與身體實踐的角度進行男性氣質的研究，在西方已經有一定成果。地區發展不均衡的中國在「地理」意義上具有其獨特性，而中國人的身體觀也有不同於西方之處。這些，促成了本研究的對比分析。

9.1 地理差異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

在文獻綜述部分，我們介紹了近年來發展起來的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研究。這一研究普遍認為考察男性氣質應該在三個層次上：地方的（面對面互動的場景）、地區的（文化與國家層次）、全球的（跨地區、跨國家的）。雖然存在全球化的趨勢，但並非全球性的男性氣質就一定壓倒地區的和地方的男性氣質，後者可能對前者進行抵制，還可能為前者提供新的內涵。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以全球化一詞總結所有變遷的結果，並非世界將合而為一，減少地方差異」（琳達·麥道威爾，2006: 5）。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研究認為，西方的男性氣質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顯得突出，在這一過程中，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都發生著改變；男性氣質的改變與經濟重建、遠距離移民、發展議題引起的動亂等直接相關。

9.1.1 「老家」與深圳

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在多處使用了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分析方法。比如，當我們說深圳地區符號是「笑貧不笑娼」、性產業從業情境（地方）符號是「顧客是上帝」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地區的和地方的層面進行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了；而當我們從中國男性氣質的歷史中提出「男性氣質的柔性趨勢」的時候，我們就是在將地區的男性氣質特質加入到「支配性男性氣質」這一西方的（全球的）符號中進行分析；而當我們分析深圳獨特的經濟發展、男公關多來自貧困的村鎮的時候，我們已經是在談論經濟重建、遠距離移民、發展議題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了；而女客人這一群體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的出現，便是女性氣質處於改變中的表現。

我想在這裏補充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研究的是，同樣是在中國這一個文化與國家層次的「地區」內，也可以分作多個不同的分層區。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太大了，但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的內地與沿海地區之間、農村鄉鎮與改革開放較早的大都市之間存在著太大的差別，使我們沒有辦法在同一個層次上考察男性氣質的實踐。這，應該屬於中國本土研究對全球男性氣質研究的又一個補充。本研究中，筆者以「老家」和「深圳」兩個不同地區的符號來分析資訊提供者男性氣質實踐的地理差異。

我在深圳的資訊提供者，絕大多數均經歷了由內地農村、鄉鎮到深圳這樣一次移民過程，也均經歷了由老家到深圳所面對的不同文化的衝擊。他們在深圳較多接受西方文化，西方性別符號也滲入較深，男性氣質實踐於其中的符號自然不同於老家。老家相對封閉，經濟落後，與深圳形成鮮明的對比，幾乎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地區性」的男性氣質實踐場所。

在生命史不同時期的男性氣質實踐那一章，我們約略提到了

幾位資訊提供者到深圳後進入性產業的過程。這一過程，也可以從男性氣質地理差異的角度來理解，即由老家那種男性氣質實踐的地區符號中，進入深圳這種男性氣質實踐的地區符號中的過程。我將這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體驗到深圳的消費主義文化，開始做個人發財夢。

幾乎每位資訊提供者都清楚地對我表述了深圳特殊地域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反覆發著「深圳太現實了」這樣的感歎。

飛飛是戴著草帽到深圳的，他這樣講述自己初到深圳時的感覺：「出了火車站，抬頭一看，深圳的房子好高呀，抬頭時草帽都要掉下來了。」揚揚的表述幾乎如出一轍：「出了火車站，看到高樓，這麼高呀，頭都暈了。」緊接著讓揚揚驚歎的便是汽車了：「街上跑著這麼多名牌汽車！我特別喜歡汽車，以前在老家只是看圖片，這次算是見到真車了！」

高樓大廈、豪華汽車這些具體物質所帶來的衝擊，其實是文化的衝擊，它們是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所呈現的文化符號。在初到深圳的男孩子們的驚歎聲中，一種文化碰撞已經在他們的內心開始了。其最直接的結果便是：樹立一個遠大的志向，而這種志向是與那些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的符號聯繫在一起的。由文化衝撞到對這一文化進行接受與追逐，其間的過程通常非常短暫，因為這些男孩子在來深圳之前便已經被關於這裏的種種傳奇與夢想所招引，他們本來就是來這裏尋夢的。從這層意義上講，剛到深圳時的文化衝撞，又不能單純理解為通常意義上的文化衝撞，而更近似於促進其夢想的文化符號的具體化。

第二階段：認識到賺錢並不容易，同時接受深圳的地區符號。很多資訊提供者均經歷了經濟的困窘，以及深圳「笑貧不笑娼」這一地區符號的影響，使他們更深入地領會了深圳，從而開始在這一符號之下實踐男性氣質。

他們很快意識到，深圳即使「遍地是黃金」，也不可能「俯拾即是」，理想的實現遙遙無期，而與此同時，又看到太多付出很少，收穫很多的人。對比之下，對辛苦勞動的不滿，對更多更快收益的嚮往，加上性觀念的變化，就在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我的資訊提供者進入性產業從業的準備已經成熟。他們當中一些人，如阿洋更經歷了貧困的打擊。

阿京窮的時候，哥們兒聊天，就會說到：「沒有錢？沒錢做仔去呀。」阿京說：「在深圳三個月，就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觀念。而如果是在老家，可能永遠也改變不了。」這講的就是深圳這一特殊地區的文化（符號）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力。

我的資訊提供者中，多人進入性產業之前作過酒店服務員和社區保安。在高檔住宅區當保安所接觸到的人和事，對他們後來的擇業有很大影響。所有作過保安的資訊提供者都說，他們是在當保安時接觸過二奶和小姐的，阿京最早的客人更是他當保安的社區裏的女住戶。

第三階段：在適當的機會下，正式進入性產業從業。

在這三個階段中，深圳與老家兩種完全不同的地區符號，決定了在兩個地區的男性氣質實踐是非常不同的。這正是在經濟迅速發展、步入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所體現出來的發展的不平衡性對同一文化和國家內的男性氣質實踐影響的差異。

我們也曾經提到過，許多男公關對於自己從事性產業不覺得有羞辱感，但是害怕自己的從業經歷傳回老家去，害怕被老家的人知道。正如阿強所說：「這 的人不會說仔，說的話也是內地人在說。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工作，深圳人不會在意這些。」這也顯示了深圳和老家這兩種男性氣質符號的地區差異。怕傳回家去，是符號問題，也是男性氣質結構的地理差異問題。

但是，對深圳這一「地區的」男性氣質實踐受西方符號影響力的程度也不能過於誇大。此研究中兩例做陰莖增大增粗手術的

男公關，均是在深圳。阿莊便將自己的手術背景歸結為「西方文化」：「因為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亞洲人在性器官上不如西方人的粗大，而且很多客人很想試試大陰莖。」事實是在中國古籍當中，同樣有對粗大陰莖推崇的證據，而並非「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之後才出現的。所以，阿莊的表述其實是一種對全球化符號的借用。當我們強調西方文化的影響之時，實際上可能過於誇大了這種影響，將一些原本就存在於我們文化中的男性氣質的實踐視為外來物。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整體經濟大潮的衝擊下，「老家」也經歷著男性氣質的危機趨勢，經歷著全球化的洗禮，這從阿穆家鄉的變化中就可以看出。

阿穆對婚外性行為極多貶斥，這與深圳的性符號是衝突的。這一方面證實了我們所說的，男性氣質在符號中的實踐是具有能動性的，而非受符號單方面的建構；另一方面，也顯示了阿穆將老家的符號帶入深圳符號之後的尷尬。阿穆介紹了他貴州老家符號的變化。

在我小的時候，我很瞧不起離婚的人的。村子裏有一個嫁出去的女人，沒兩、三年離婚後又回到娘家了，大家一說到她，就是「那個離婚的女的」，好像沒有人記得她的名字了一樣。當時我十歲左右吧。裏裏離婚的原因，大家並不知道，大家只知道結果，那就是她是一個離婚的人！我爺爺那個時候告訴我，過去叫被休了，休是休息的休。所以我的思想裏面一直都有離婚的人其實就是休息的人的概念。休息就是什麼都不做，懶惰在我們家鄉也是非常可恥的。

現在我們鎮上聽說還有小姐了，10元一次，20元一次的。我現在都不願意回去了。性觀念變化非常大，回

去後聽他們說某某女的和某人有一腿什麼的。這時他們議論中，貶意少了。沒想到開放的性文化居然傳到家鄉的小鎮去了！

阿穆家鄉的這種變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全球化符號在影響了深圳這樣的沿海大都市之後，向內地的進一步擴張與延伸。

對於家鄉的這種變化，阿穆的感覺是「麻木了」。

9.1.2 深圳與北京

談過了深圳和老家的差別，也不應該忽略深圳的資訊提供者和北京的資訊提供者的差別。這種差別可以視為一種同為「地方的」（具有面對面的互動）層次上的男性氣質實踐的差別。一個例子可以顯示這種差別：北京的資訊提供者比深圳的資訊提供者更多遇到要求提供口交的女客人，他們認為「變態」的女客人比例也更高。

深圳的一些資訊提供者說，他們沒有遇到過女客人要求提供口交服務的情況。我認識時已經從業四個月的阿強說：「客人有時會要求刺激陰蒂，有時用手，沒有過被要求用口的時候。」小邱的解釋是：「也許他們不好意思講，迴避，但也可能是他們真的沒有碰到。」小邱第一次出街時的女客人，就沒有提這樣的要求。揚揚說：「口交，做久了都會遇到。」從這些表述可以得到一個綜合的印象是：雖然深圳的女客人也會要求口交，但並非是必然的，也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這和北京資訊提供者的表述完全不一樣，我接觸過的幾乎所有北京男公關都對我說，客人都會要求口交，口交是必須完成的重要功課。

雖然深圳的資訊提供者講了很多女客人「變態」的事例（主要指施虐），但當我深入核實時，每個人都會說這是偶然的，有

的男公關接了幾十個客人也只遇到一個這樣的。但是，北京的資訊提供者則普遍說，到夜總會的客人幾乎都有些「變態」，都會有施虐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只有像小毛那樣，通過互聯網找來的客人「變態」的情況才少一些。

這些地理差異又說明了什麼？我就此請資訊提供者自己提供解釋。阿紹解釋說：「可能是北京的女人比較保守，大多數不會出來，能夠出來找男公關的都是找刺激的，就會要求一些另類的方式；而深圳非常開放，出來玩的女人只是來找性需要的，就會只要求平常的做法；香港來的女人也是一樣，找特殊刺激的很少，大多數就是來找普通的性的。」

申哥的解釋也大同小異，他說：「北京想玩特殊花樣的女人，不找男公關就沒人陪她們玩；深圳是玩什麼花樣都有人陪著玩，不一定要找男公關，這樣一來，找男公關玩花樣的女人的比例就低了。」

顯然，這一兩地差異的背後，是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在性問題上的實踐的差異，也是兩地文化的差異。

另外一個角度的證據也支持了兩地差異的說法。我們曾經提到，深圳的資訊提供者第一次出街後的印象均比較積極，遇到的客人均未提特殊性行為要求，相處比較和諧，這使得資訊提供者在事後對繼續從業持樂觀態度。與之相比，北京的男公關則不同，小毛第一次出街遇到的是戀足女孩兒，自始至終圍繞與他的腳發生親密接觸；大牛第一次出街，客人便要求他口交，讓他反感、「噁心」。雖然沒有確切的比例統計證明北京男公關第一次出街時遇到有特殊要求的女客人比例肯定多於深圳男公關遇到的，但至少就筆者接觸而言，存在這一特點。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北京的「女客人」確實和深圳的不同。

在討論北京和深圳兩地性產業中的差異性時，還不能忽略的一點是，深圳的男公關是在深圳這一「地區的」「笑貧不笑娼」

的符號之下，於性產業從業情境這一「地方的」「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中，實踐男性氣質的。而北京的男公關，面對和深圳同行同樣的性產業從業符號，卻缺少深圳那樣的「地區的」符號。北京遠不像深圳那樣盛行消費主義，它並不是一個「笑貧不笑娼」的城市。也正是兩地的這一差異，使得將北京男公關與深圳男公關進行對比時會發現，前者面對性產業從業情境更多矛盾的心態，如北京的大牛和小毛均有這樣的表述。我們曾分析過大牛與女客人間的「搏鬥」，他感受到的自尊受辱也與他沒有經受深圳那種「笑貧不笑娼」符號的建構有關。大牛下面的表述從語法角度看可能不乏語病，但對那種內心的矛盾卻揭示的很深刻：

以前很嚮往的美好的感覺，對生活的美好、愛情的美好，對未來的期盼，都在剎那間粉碎了。就是你從小到大一直追求的、渴望的、割捨不下的那些，你都覺得可笑、可悲。你感覺自己很可憐。難道生來就這麼下賤，要做這個嗎？難道我的爸爸媽媽願意我這樣作賤自己嗎？

大牛表現出的這種矛盾，一方面是因為「地方的」與「地區的」符號存在著不和諧甚至衝突之處，另一方面，也因為大牛作為兼職者，他的生活中不斷需要面對多種符號的撞擊。

深圳的資訊提供者在偶發性性行為情境中，甚至在進入性產業後的戀愛情境中，也均是讓自己的女伴買單。與之相比，北京的男性性工作者則有非常大的差異。筆者曾到北京一家專門為小姐（女性性工作者）提供性服務的夜總會做社區考察，不止一位夜場工作人員告訴我，男公關和小姐（女客人）一起出去消費的時候，男公關時常會主動買單。可見，至少當客人是小姐的時候，主動買單的男公關無疑將偶發性性行為情境，甚至戀愛情境

中的符號引到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並且「承擔責任與義務」。在筆者看來，這仍然是因為北京地區符號中缺少深圳地區符號那種對「現實」的強調，從而影響到男公關和女客人相處時的男性氣質實踐。

此外，深圳的地理位置決定許多香港女人來消費男公關，占了女客人中的絕對優勢；相比北京男公關的女客人就少很多，所以一些北京男公關會同時為男性提供性服務，可謂「兼職」，而在深圳卻有專門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男子。

總之，不同的「地區」與不同的「地方」在男性氣質實踐上產生的差異，可以理解為符號的差異，但其背後，仍然是全球化程度的差異、經濟發展的差異、西方觀念影響與本土傳統保持的差異等等。

9.1.3 臺北與深圳

深圳的資訊提供者講，他們的女客人中至少80%來自港臺。這些女性在港臺本地消費男公關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完成本項研究在大陸的調查之後，我利用在臺北進行學術考察的機會，對臺北的男性性工作者行業進行了調查。其中與大陸的一項重要不同，提供了本節的對比分析。

在臺北，我對兩位男性性工作者肖力與光正進行深入訪談，他們都向我描述了臺北男公關在「出街」一事上與大陸的不同。肖力去過一次深圳找小姐，和小姐談到自己在臺北做公關，小姐說，我們這裏也有呀。於是肖力叫了幾位過來聊，聊的過程中便發現了兩岸的差異，主要是在「出街」上，臺北性產業中講的「出街」不一定是發生性關係，可能是逛街、吃飯、聊天。男公關這時會有機會認識客人的朋友，進一步便可以把那客人的朋友也發展成客人，也請她來公司消費。

在深圳，女客人點男公關出街就意味著去上床，男公關通常

求之不得。而在臺北，出街不等於上床，男公關也會努力避免發生性關係。肖力對此的解釋是：臺北的公關講究「放長線釣大魚」。但我們前面已然講過，阿京也是非常看重慢慢地「吊客人」的。那麼，兩岸的差別何在呢？

肖力對我說：「如果輕易和客人上床，上過之後就不珍貴了，那客人就不會再找你了，所以經濟上還是不划算的。而放長線釣大魚，可以使那客人不斷來公司消費，花錢在他身上。所以，要想抓住一個客人，絕不能和她上床。」既有了性，又維持長久關係的，非常少。

臺灣吳翠松此前的一項研究，也對我的訪談所得做出佐證：「男公關的性在這個行業中，反而是非常珍貴的。對於酒店男公關來說，他們通常不輕易和女客發生性行為，更不要說以性來做交易。除非是真的很喜歡那個女客人，或是跟客人成為男女朋友，否則他們通常都會拒絕與女客發生性關係」（吳翠松，2005: 112）。

「性在這個地方絕對不是一個用來直接換取金錢的交易工具，最多它只是捉住客人的一種手段。當然，不可否認的，這個手段的背後還是要獲取更多的金錢，只是它絕對不是一項直接交易的商品。所以從技術層面來說，性這個東西在這個行業裏可以算是一個餌，它讓客人有想吃的慾望，但是卻可能永遠都吃不到，這樣才能顯出它的珍貴」（吳翠松，2005: 113）。

光正講了一個例子：有一位公關，和一位客人的關係處的非常好。前段時間因為要出國了，就打電話給一位客人，說要出國，那客人就給送二十萬元來。光正對我說：「他還沒有和客人上床，如果上床了，就不可能有這二十萬了，因為沒有得到的才最珍貴。」

「珍貴」，無論在吳翠松的研究中，還是在我的訪談中，都是臺北男公關常使用的符號。

男公關回絕女客人上床要求時，常用的理由是「為了不傷害你」、「我是真心喜歡你，所以才不想和你發生性關係」等等。在一個男人已經被事先設定為「好色之徒」的文化中，這樣的表述非常容易打動女人，從而有助於男公關實現其建立長期穩定關係的目的。

有正面的例子，也有反面的例子。肖力講到一個例子，他介紹一個客人給另一位男公關B，B和她上了床，那客人一次之後就不再來B了。據說是因為經濟上的一些誤會，但如果沒有上床，誤會可以消除，因為上了床，誤會就無法消除了。而且一傳十，十傳百，B在那家公司便做不下去了，那位女客人一個星期去三、四次，都不點B。肖力推B，客人說：「你再推他上臺，我就走了。」B總也沒有客人找，只能「換店」了。

肖力講的另一個例子：一次，一個女熟客帶來一位新女伴去，拿出十萬元砸在桌子上，說：「你們今天晚上誰和她上床，這十萬就給誰。」但是，沒有人敢拿。

肖力說：「我當時真的動心了，但是，一想，如果真做了，名聲沒了，客人少了，實在得不償失。」在肖力看來，如果他和那個熟客人的女伴上了床，那熟客人以後再也不會找他了，因為「女人都是小心眼」。而且傳出去他和女客人上了床，「名聲沒了，別的客人也不會找他了」。

「名聲沒了」在這裏扮演著一個重要仲介的作用。上床會導致「名聲沒了」，而「名聲沒了」則會導致「別的客人也不找他了」。所以，這裏的關鍵是「名聲沒了」，但這是什麼樣的名聲呢？光正一語道破：「男人這麼容易上，也會很爛。」「爛」，用來貶損女人時，主要指其性生活過於隨意，但男人的性生活隨意從來就不是問題，何以也被貶為「爛」呢？歸其因，是因為這性行為是「賣」給女人的，這時才稱其為「爛」。可見，向女人出賣性行為是被貶為「爛」、不再「珍貴」的關鍵，而抗拒這種出

賣這是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

有了基於長期利益的自我約束，就會有當長期利益無指望時的自我解套。光正便說，當一次他想換店的時候，便在走之前「使勁兒拿」，和多個女客人迅速上床。

和肖力、光正談話也證實，許多女客人是非常強地有上床的要求的。肖力說，有的客人一定要上，這時他如果對這個客人有把握就會上，「否則只能轉給別的男公關」。

面對客人的上床要求，男公關要考慮兩層因素：首先，她出手是否大方，如果不大方，就放棄，轉給別的公關；其次，自己是否吃的定她。如果有把握，就可以「吃你吃死」。也就是說，在非常有把握的情況下，男公關才會和客人上床。

肖力說自己現在有三個是由客人發展來的「女友」。他說，和客人發生性關係後，就改稱「女友」了。肖力確信對這三個客人「有把握」，才和她們發生了性關係，而且也確實在事後已經維持了一年之久了。

對於臺北相比於深圳較少發生直接的性交易，肖力的一個解釋是：臺北的客人「來公司」主要還不是想發生性關係，她們可能是工作壓力太大了，來調調情，減減壓。至少摟抱之類的身體接觸，都是有的。至於為什麼許多臺灣女商人到大陸就直接要性服務了，肖力的解釋是：首先，大陸消費便宜；其次，大陸的男公關比臺北的普遍年輕；再次，可以花錢買到，大陸的風潮和臺北的不一樣。

但這樣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過於表面的。阿京便曾對我講，他也一直盡力推遲和客人發生性關係的時間，以此獲得更大的利益。可見，此一技巧並非只是臺灣男公關才懂，那麼，為何臺灣男公關的成功率更高呢？推遲的時間更長呢？

在臺灣考察期間，我對於臺灣地方小、人們彼此之間常會因為各種關係發生聯繫，甚至在公共場所也偶能相遇深有感觸。這

讓我想到了光正對我講過的另一句話：「客人也會很慎重，事情曝光對誰也不好看。」

再聯繫港臺女性在大陸購買男公關的性服務時少有這種顧慮，以及許多男公關對我描述說，找他們的女人即使是大陸人，也是非本地常住人口為多，我有理由做這樣的推測：身在穩定居住地以外的地方時，女性更容易放鬆自我，購買性服務時更少顧慮。因為遠離熟悉的環境與熟悉的人群，會產生一種「陌生人效應」。

在男公關與女客人的互動中，一方面，男公關希望「放長線釣大魚」，另一方面，大多數女客人對於發生直接的性關係又有所顧忌，於是，較長的調情期便成為可能。這也就不難理解，當真正發生性關係的時候，肖力已經有充分的理由稱女客人為「女友」了。重要的是，此時的性交易被賦予了更多情感的色彩，從男公關這方面講，他成功地淡化了出賣性服務這一行為對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而從女客人這一方面來講，她也成功地維持了貞潔、淑女的傳統的女性氣質。正是因為雙方有同樣的目標與需求，這一男性氣質的特殊實踐才成為可能。臺北男公關男性氣質的這種實踐，與有其顧客女性氣質的實踐密切相關，同時男公關充分利用了情感關係，改寫了雙方私人關係在權力關係和經濟關係中的處境。而在深圳，則不具備男公關與女客人共同促成這一實踐的基礎。一方面，女客人因為「陌生人效應」而不必對性要求遮遮掩掩，這無疑影響了男公關「放長線」的企圖。另外，激烈的市場競爭（顯然比臺北激烈的多）也使得男公關不得不較多選擇短線行為，即使聰明如阿京，也並非總能夠「放長線」。

我們需要注意到的另外一點是，通過放長線男公關將自己與其他男公關分割開來，以使自己顯的不夠「爛」和比較「珍貴」，從而成為男公關中的「高等級」。當肖力和光正向我描述他們與深圳男公關的不同時，我能夠清楚地感覺到他們談吐間流

露出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便是作為一個「高等級」的男公關實踐支配趨勢男性氣質時的自豪感。

正因為在臺北男公關通常是不和客人上床的，所以夜場裏會公開表彰男公關的業績。臺北夜場裏客人買單時，單子上除了酒水消費項註明之外，還會註明各位公關的化名，客人如果不滿意可以「劃台」，即劃掉這名公關的名字不付費給他，理由如「他沒來一會兒，總轉臺了」，或者說「他沒喝多少酒」，這位公關便沒有收入了。如果對某位公關非常滿意，客人也會「加台」，如「加十台」，就是付十倍的坐台費。這時，大廳裏的銀幕上就會打出來「某某小姐給某某先生加了十台」之類的字樣，以示一種表彰。每個月底，夜場還會公然貼出點台的排行榜，顯示公關每個月點台數目。

實踐剛性／支配趨勢男性氣質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性上的主動與積極，而臺北男公關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表現出的對性交的迴避，並不能夠被理解為一種柔性／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臺北男公關因為在決定上床事宜上有更多的主動權，從而實踐著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

9.2 男性氣質實踐與身體實踐

在男性氣質實踐的建構過程中，一些身體行為具有了符號意義的指向，這多是與性角色理論關於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定義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通過身體的實踐，有的資訊提供者可以顛覆這種指向。身體實踐，可以成為顛覆支配性男性氣質對個人影響的重要管道。比如我們曾經在對男公關與女客人性關係中的男性氣質實踐一章中分析說，阿強的身體曾經抗拒為女客人口交，而這背後是支配性男性氣質對男為女口交的定義對身體的影響，而當阿強在性產業從業符號中較多實踐了為女客人口交之後，他的身體

便已經不再抗拒了，而認為自己「喜歡口交」了。此時，男為女口交原有的符號意義已經被改寫了，在阿強這裏又因為有助於「完成任務」，而成為筆者提出的男性氣質實踐十字軸上的柔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作為大學生的大牛在第一次出街後，回到學校，感覺陰莖「上面有什麼東西，很黏，也髒。」大牛是在學校那個情境（同齡夥伴情境）中體驗到上述身體感覺的。因為情境不同，面對的符號不同，才會出現了這樣的身體感覺。陰莖上面是否「有什麼東西」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覺到陰莖「上面有什麼東西」，其中體現的是對抗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身體實踐。

所以，在筆者看來，身體實踐同樣是在不同情境符號中的實踐，它並不是被符號決定的，而是一種能動的建構。康奈爾非常強調身體在男性氣質實踐中的作用，當性角色理論將身體變成了符號實踐和權力的對象而不是參與者的時候，康奈爾強調：「我們需要堅持身體在社會過程中的行動性，也就是『能動性』的本來意義。」「身體參與了社會的能動性、參與了產生和型塑社會行為的過程」（康奈爾，2003: 82）。

我們從富哥這裏，既可以看到身體在男性氣質實踐中的能動性，也可以看到同性戀男子賣身給女客人時呈現出的男公關群體中的差異性。

富哥從小便喜歡同性，性幻想的對象也都是同性，卻曾經向女性提供商業性服務。他說：「我對女人完全沒性趣，我連雙性戀都不是，是純同性戀。但這不妨礙我的生理功能，不能和女人做的是0號。」其第一次出街前後的身體實踐具有豐富的內涵可供分析，他這樣描述那次的經歷和感受：

「爹的」說我是處男，發話的女的還來摸我雞巴，逗了一會，那女的就說，看來還真是處男。就讓我留

下。大家都逗，你一言我一語的，我低著頭，一言不發。我很緊張，臉紅了，心也跳的，不敢看人。

她拿手抓著我的雞巴往她身邊拖，叫我離她近點裏裏從沒女人碰過，能不勃起嗎？舒服、緊張、害羞、興奮裏裏我拿手抓住她的手，本能地不讓摸。緊張是主要的，肯定也有興奮的成份裏裏

我對女人沒有性慾望。我當時根本就沒有把她往性方面聯繫，因此就不存在對她感覺如何的問題。這就是好比你在工作生活中接觸到的人，不一定是你喜歡的，但你不喜歡未必就一定會煩裏裏我當時正處在找工作中，沒有收入，想到今晚上能拿到小費，心想的是如何讓人高興，如何順從別人。

我們看到，在陪台階段，女客人關注的中心是富哥的陰莖，她在採取主動、進攻的姿態，這是一種女性氣質的實踐。雖然富哥對女人毫不感「性趣」，但被摸陰莖仍然「興奮」，仍然會有身體反應。可見，此時的身體反應與富哥自我認知的「純同性戀」身分關於性的建構是衝突的，也就是說，富哥的身體反應不是關於性傾向的認知建構的，而是身體自己實踐出來的。雖然富哥一再說這只是「工作」，但他的身體仍然會興奮。換言之，作為同性戀者的富哥在同性戀符號下的身體實踐，此時與作為男公關的富哥所處的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交織時，他的身體實踐超越了性傾向。

在談到出街後，在床上時，富哥說：

她摸我，親我臉，我都能接受，但有幾次她想親我嘴，我拒絕了。一方面是因為她口氣味不好，另一方面可能和我是同性戀有關，我煩女的親我嘴，現在還是

這樣。我們就躺到了床上，她想和我接吻，我沒理她。我只能接受與我喜歡的人接吻，我把接吻和性聯繫在一起。

為了不讓她不高興，我趴到了她身上，親吻她的乳頭。我用舌頭繼續在她身上糾纏，一直到她陰部裏裏這是本能，性很多時候都是無師自通的。我舔著她全身，包括陰部。她很舒服，嘴不斷地叫著寶貝。我以前也完全不知道親吻陰蒂的說法。不過我當時是有目的的，我的想法是下邊很髒，我用嘴吻了你陰部你就不會要和我親嘴了，我寧願吻陰部也不願意和她接吻。

我不斷地吻她全身，我沒想過要吻那讓她高興。我只是把它當成一份工作在做，就像垃圾讓人噁心，但清潔工卻不會有厭惡的心理一樣。有點異味，但能忍受，其實這些主要是心理問題。正常的人應該是能接受接吻的。

上述描述的奇妙在於：首先，同性戀者富哥本能地拒絕和異性接吻；其次，從沒聽說過口交的富哥第一次口交效果很好。富哥拒絕與女性接吻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關於同性戀的性行為的符號建構對身體實踐的影響，當這與性產業從業情境「顧客是上帝」的符號衝突時，富哥的身體「本能地」選擇口交來迴避這一衝突。男為女口交這一原本帶有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特點的實踐，在富哥這裏則成為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幫助他達到不與客人接吻的目的；而且富哥對口交的身體實踐完全是偶然間自己實踐出來的，沒有受任何先入為主的文化的影響，當大多數男公關把為女人口交作為服從客人要求的手段時，富哥則將之視為拒絕客人要求的手段，這體現了身體實踐在建構男性氣質實踐過程中的能動性，身體實踐可以自己改造自己，而不只是被文

化建構。

在和女客人性交中，富哥一直不射精。富哥這樣描述當時的感覺：

和她做時，身體興奮是有的，因為勃起了，但心理上沒有興奮。我就像掉進了無底的大海，能感覺到濕濕地溫溫地很舒服裏裏

我到現在和女人做都沒射過，我和女人做沒有高潮，你忘了我是同性戀？我只有自己手淫才會射，或者別人和我肛交同時給我手淫才會射。

第一次幹完後雞巴會好幾天不舒服，是不是大家都這樣？龜頭上好像有什麼在腐蝕似的，我和我老婆第一次幹也有這感覺，但現在沒有了。這感覺持續一般都是二、三天，然後自動消失裏裏排尿？排尿不受影響。

男同性戀者與女性性交不射精，顯然不屬於單純的生理問題。我們從中看到的，仍然是關於同性戀性行為的既往建構被引入到異性性行為的情境中之後，發生的獨特的身體實踐。富哥第一次和女人發生性關係後龜頭上的異樣感，與大牛第一次和女客人上床後的異樣感一樣，只不過，大牛陰莖的異樣感來自於同齡夥伴情境符號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衝突，而富哥陰莖的異樣感來自於同性戀情境與異性戀性行為情境中符號的衝突。二者的共同處在於，不同情境符號的衝突會影響到身體實踐，也會影響到男性氣質的建構。

這次和女客人的性交經歷也告訴富哥，他是可以和異性成功做愛的（除了不射精），所以他後來便結婚了。如果沒有這次經歷，富哥對異性性行為可能完全沒有信心。這也說明瞭，在對性別、性傾向覺醒的過程中，不僅僅是社會的作用，也包括身體實

踐的作用。

富哥與其他一些男公關的不同，表現在他對陪台時被挑逗、為客人口交等，從一開始便沒有任何抵觸，這一方面可以說明他對深圳地區符號和性產業從業符號接受的比較好，另一方面也許可以這樣講：身為「純同性戀」者使他對於和女性交往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沒有那麼敏感。而且，按著男性氣質支配性的外在支配與內在支配理論，男同性戀者與異性戀男性相比有其從屬性，被貶到女性的地位，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他們對性別等級制的感受，可惜本研究未及對此深入探究。所以，同樣的身體實踐在富哥這裏的意義是不同的。但也有一些身體實踐對於富哥和一些男公關是相同的，比如對親吻的態度，比如讓對方高潮自己不要性享受等等。

本章，筆者首先分析了地理差異對男性氣質實踐的重要影響，深圳、北京、臺北三地男性性工作者和女客人關係中建構的男性氣質是有差異的。比如，北京與深圳的地區符號存在著差異，專職與兼職的男性性工作者同時面對的符號存在差異，這些均增加了兩地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質實踐的差異性。此外，筆者還討論了身體實踐與男性氣質建構的相互作用，比如異性戀男子賣性給同性戀男子、同性戀男子賣性給異性戀女子，不僅一定程度揭示了身體實踐與男性氣質實踐的關係，也豐富了我們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差異性、多樣性的研究。